

夏季里曙光早现，退休老人们起床也提前，七点正我已做完早锻炼。但是我却不回家，还要在“芳园”逗留半个小时。

芳园，是我给早锻炼场地取的名字，位于我家附近的“上海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的侧门与正门之间，一侧绿树成荫，另一侧花香袭人。

在我流连忘返的半小时之内，有一幅幅画面在我眼前展开，虽然只是极普通的图画，我却百看不厌。

七点整，七位在芳园跳罢健身舞的阿婆精神抖擞回家。我认识她们，虽叫不出姓名。她们都和我同住“沪中新苑”小区，抬头不见低头见。我佩服她们心中的生物钟准确得分秒不差，无须看手表或手机，每晨舞罢都正好是北京时间七点钟。

七位舞者离去，我等候一位交通警察的出场。他从一师附小的正门前大步走来，肩扛一把长约三米的折叠遮阳伞，像扛着一杆加长的冲锋枪。七点零七分他走到武宁南路与万航渡路交接的丁字路口，恰好此时绿灯亮，他从容走向对面。七点十分，大伞在哨位上像大鹏展翅一样张开，他整整警服，向城市行一个注目礼，上岗了。多么巧，恰就从此时开始，来往的车辆骤然增多，交通早高峰时段来到了。

我没有近距离与这位交警打过照面。准确地说不应称“这位”，因为来这儿值勤的交警是轮换的而非固定一人，但是我看他们都像是同一个人，身影都挺

我们家的菜肴

中秋刚过，来跟大家聊聊我们家的菜肴，希望还有点参考价值。

我首先要满怀敬意地提到我年逾90的老母亲，可以说，我是吃她烧的牛肉长大的。回族人家桌上的荤菜总离不开牛肉（应当还有羊肉，然我居然从小就不喜欢吃，怪了）。说起牛肉，我坦言，外头的厨师哪怕级别再高，烹饪水平也难与我母亲匹敌。咖喱牛肉细粉汤，牛肉丝灯笼青椒，牛肉丝芹菜菜两面黄，红烧牛肉烩土豆，牛肉罗米汤等……味道总是我母亲的好，这有几个原因：我妈妈善挑原材料，比方河南的牛和安徽的牛之间便有细微差别；我妈妈有时“胃口”特别好，吃到某个好味道的菜，她会冒冒失失冲到人家厨房间去讨教其中的学问。可爱的肯动脑筋的老母亲！

在近亲里面，还有一位烧得一手好菜的，便是我的婶婶，她已去世多年。以前春节期间吃年夜饭，按惯例总是在婶婶家，那时候是不去什么饭店的。晚宴上有一道菜是我婶婶的杰作，不可不提，也是大家的最盼，唤作“鱼肚鸡丝羹”。我们不吃炸猪皮，鱼肚就成了我们的特色。鱼要挑好的品种，如鲥鱼。还要有好的汤配合，非鸡汤不可。以前的鸡汤有鸡味，那时候一年才能吃到一次，就是要这样特鲜特纯的鸡肉。制作过程一定还有些微妙的手法，可惜都未经深究，现在可以说已经失传了。

土豆色拉，我亦想重点推荐。人会说，这有何稀奇？且慢，我们可是这样制作的，你不妨一试：色拉油是自己调制的，好像是用什么素油和蛋黄，且需顺时针方向一点一点调出来，很费功夫，但就是比在“牙膏”里挤出来的味美。这道工艺我尚可上手，因我耐心和细心都还不错。这道菜已成我太太拿手好戏，深得亲戚朋友的赏识。不过还有最后一道工序，需要提醒各位：把切碎的鸡蛋搅拌其中。一道特殊的美食就此诞生。

我特喜欢面食，因此，说起我们家的菜肴，念念不忘的是以下两种：一、韭菜烧饼。韭菜牛肉馅，味道好极了。好吃的窍门在于，需用湿面裹住馅儿，稍煎一煎成半成品，食用时，再两面油煎，煎透方可。二是荠菜牛肉馅饺子。食材很明了，关键是如何让饺子具有特殊香味，那就一定要加纯正的南京板鸭油。食用时一般不以水饺形式出现，而是煮熟之后，滤去水冷却，最后两面油煎。

我们当然也吃月饼，苏式月饼，里面的馅既非猪肉，也非牛肉，而是鸡肉，惯称“鸡丝月饼”。我体会，这种月饼里面碾碎了的芝麻（非芝麻油）和鸡肉末搅拌在一起是不可少的细节。说到这里，又想起了翠文斋。翠文斋，我祖父曾工作过的、像家一样的地方，中秋时节，我又来了。那里的回族同胞对我都很好，总予我很多照顾。



拔英俊，像笔直的白杨树，在街头一立，城市立即就增添了朝气。

七点十五分，一辆银灰色的某单位的交通车在我眼前的路边停几秒钟，一位脚步匆匆准时赶到的中年男士迅速登上这辆车。七点十九分，一辆蓝色交通车在这儿接职工，登车人是一位肩背双肩包20多岁的活泼的姑娘。

七点二十分，一位年逾花甲的阿婆亮相。她是我们小区的居民，每日清晨她

都舍近求远，放着近处的武定路菜场不去，偏要过两个红绿灯路口到镇宁路菜场买菜，只因“镇菜”的价格比“武菜”稍便宜，她可以为全家人节省几枚硬币。她腿有残疾，走路一瘸一瘸，小小的推车便成为她装菜和助步的两用工具。每次她从马路对面走过来都满面笑容与我打招呼，阳光照耀她的银发，像点亮了一盏灯。

每日清晨我都能按时欣赏到这几幅图画，普普通通的画面却令我感动。它们让我明白了，我们这座人口众多车水马龙的城

市，生活的节奏原来一点儿也不紊乱，它像一架精密度极高的大型仪器，无数小齿轮连着大齿轮，运转得井然有序。七点三十分，我该回家了。不，还得等一分钟。小区正门外是93路公交车的始发站，七点三十一分有一班车出发，乘客中有住在我们小区的上班族。目送这辆车出站，我的心也变得年轻，随车运行。

早安，我的城市！



杨世运

在城市的一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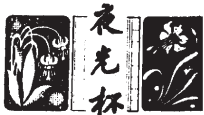
夜光杯

北京胡同，是上海弄堂的姐妹。很多次到过北京的胡同，而住在胡同里还是头一遭。夏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新书，邀请我前往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签名售书，安排住在附近的酒店，而这家酒店便坐落在窄窄的钱粮胡同。

胡同最宽处大约9米，原本也不算窄，可是胡同一侧停了长蛇阵一般的汽车，剩下的地儿就显得很窄，三三两两行人行于而过尚可，轿车则只能“艰难”前行。

钱粮胡同长不过500米，名气却

不小，其原因就在于“钱粮”二字。早在明朝，这里就是铸钱之处，当时叫钱堂胡同。沿袭至清朝，这里依然是铸币厂所在之地。清朝把薪饷称为钱粮，于是得名。薪饷至关重要，钱粮胡同也就声名远扬。



《尚书》赞叹舜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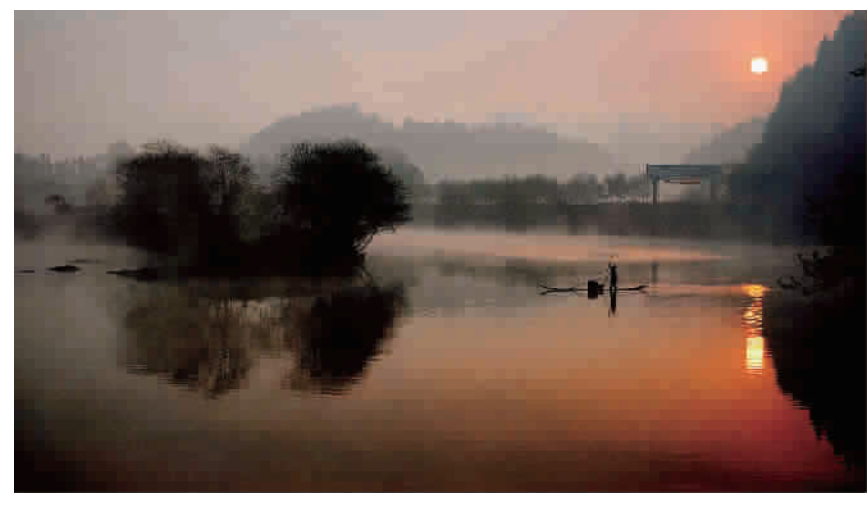
“天下咸服”。这四个字可了不得，是说天下人都心悦诚服。让人服其实不难，有力

天下咸服

且庵

就能让人服，比如有力的把弱小的打倒，有力的问服不服，弱小的只好说服，若说不服，就继续打，不怕你不服。这种服，怕只是口服心不服。一时强弱在于力，千秋胜负在于理。以理服人就好比以力服人更让人服。若是再加上一个德，那人家就一定

是心悦诚服了。以力服人，人家其实只是怕，欲令人怕，必令人恨。以理以德，天下咸服，那方是太平盛世。



清晨，我在胡同通达。两侧是一个又一个四合院，灰色的院墙，红漆大宅门。见我东张西望，知道是外地客，一位热情的老大爷主动用京腔跟我搭讪：“这胡同里住过清朝清大

学士曹英，国学大师章太炎，刘伯承元帅……”我一听，方知钱粮胡同藏龙卧虎，非同一般。老大爷还说，鲁迅先生曾四次到钱粮胡同看望章太炎。我后来查对了一下《鲁迅日记》，果然在1914年8月22日、1915年1月31日、2月14日、5月29日记载着“至钱粮胡同谒章师”。

有的大宅门敞开，我踱了进去。出现在我眼前的是密密麻麻的小平房，中间只有一条一米宽的小道。这些四合院已经成了大杂院。墙上一大排电表，表明居民众多。即便如此逼仄，家家户户窗台上差不多都摆放着五颜六色的盆花。我眼一位正坐在大门口小板凳上的大娘聊天。她说，儿女们都住高楼去了，这里留下的几乎都是老人。老人们喜欢这里，为的是生活方便，东头是热闹的东四商业街，西边是紫禁城、王府井。正说着，一辆面包车停在大门口，司机把一包包写着门牌号码和姓名的新鲜蔬菜

扔在门口。大娘说，这是一些腿脚不方便的老人订的菜，菜市场每天送货上门。她还说，在这里恐怕住不久，除了一些有历史价值的四合院要保留之外，其



叶永烈

走进北京胡同

自滴

为“夜行难”献策

徐舒言

困扰城市的深夜打车难就变得越发艰难了。上海作为特大型城市，深夜出行难更是不言而喻。有关部门虽然推出了延长地铁营运时间等举措，对深夜交通需求确实起到了缓解作用，但运营了一天的地铁和线路均需要利用夜间维修、保养，想再进一步延伸它的营运时间也不现实；让公交线路延长运营时间，车辆、人力也不够；想增加出租车巡游量，想法虽好，但司机从何而来？我想到过曾有的一个“老办法”。

我曾经在外地工作，生活过二十多年，每逢深夜抵达上海赶不上公交车时，常常会乘坐一种有固定线路的中巴车，这种车通常在火车站、码头、闹市中心等设起始站，沿途又依据客流状况，设立多个站点，方便乘客上下。其票价虽比公交车高，但却比出租车便宜得多，较好地填补了深夜公交的空白，深受民众欢迎。然而不知道从何时起，这种中巴忽然就消失在申城街头了。

不过，如今这种既环保（多人合乘）、又便捷的中巴车又重返申城了。如巴士五公司就在宝山地区运营了多条班次间隔为30至40分钟的18座的中巴夜宵线路，极大地缓解了周边居民夜行难题，另外，浦东三林地区也有此类车的运营。但目前夜宵中巴车仅仅在较为偏僻的郊区运行，中心城区尚未见。因此，我建议，有关部门能否考虑恢复已在郊区运营成功且以前也在中心城区营运的中巴夜宵线呢？这样一来，可大大缓解深夜打车难，也可从根本上治理黑车的疾患，可谓一举数得的好事。至于线路的设置、票价的制定，完全可以先调研、再论证和听证。只是，“深夜行”是大城市的“刚需”，拖不得也！



余的要拆除，建造大楼。

从手机地图得知，大名鼎鼎的胡同——南锣鼓巷就在附近。南锣鼓巷原本是一条普通的胡同，因中间地势高、南北低，如同驼背，得名罗锅巷，后来以谐音改名锣鼓巷。论知名度，南锣鼓巷原本不如钱粮胡同。自从这里辟为“文化旅游胡同”，成为北京著名景点，游客蜂至。据统计，2017年国庆假期期间，涌入南锣鼓巷的游客便多达30万。

一天上午得空，我便来到南锣鼓巷。这里的景象跟钱粮胡同截然不同。虽说宽度跟钱粮胡同差不多，因为这里是步行街，没有一辆车子停在路边，显得宽敞。地上铺着大块平整的青砖，两边鳞次栉比全是商店。在一盏盏红灯笼映照下，有浓郁“京味”的鼻烟壶、京扇子、剪纸专卖店，也有时尚的餐厅供应蓝山咖啡、杜松子酒、“羊肉串披萨”和杨梅豆腐。一家T恤店里，挂着一大排样品，胸前印着大字“纯爷们”、“女汉

子”、“小鲜肉”、“囍瑟”。南锣鼓巷又称蜈蚣街。胡同东西两侧各有8条小胡同，如同多足蜈蚣。名字颇为有趣，诸如雨儿胡同、帽儿胡同、菊儿胡同、黑芝麻胡同、蓑衣胡同、炒豆胡同。我踱进雨儿胡同，那里13号宅门上方，横挂着“齐白石旧居纪念馆”牌子。那是一座干净敞亮的四合院，院子中心矗立着齐白石全身铜像。北房是齐白石画室兼卧室。望着宽大的画案，我仿佛见到白石老人在那里挥毫画溪间活蹦乱跳的小虾，画竹篱笆上悄悄绽放的牵牛花。

南锣鼓巷跟钱粮胡同一样留有许多名人足迹，除了齐白石之外，还有清朝直隶总督、兵部尚书荣禄豪宅，北洋政府代理大总统冯国璋官邸，蒋介石行轍，茅盾故居……

胡同是北京的微血管。盛装打扮的南锣鼓巷，素面朝天的钱粮胡同，不一样的胡同，都折射着北京的历史与文化，散发浓浓的北京味儿与民风。



陈顺源 摄

晨韵

陈顺源 摄

谢谢你的宽容

湘君

我们的声誉。我们之间少有感情交流，久已不见感动。但是，当我冷静下来也偶有发现：我生气发作对她横加指责时，她会默默地走到一边，半嗔半泣欲辩，终于没与我斗嘴争吵；无论我做菜的水平多么不稳定，她大多很给面子说好吃，并总不忘说“谢谢妈妈”；当我发泄情绪在厨房把锅盖摔出惊天动地的声响时，她在房间里稳如泰山没有火上浇油……我知道，那些就是对我的好，那是比看得见的实际礼物更高级的好，叫做宽容。

作为父母，我们总以为自己如救世主一般，怀着一种自上而下的悲悯，无条件地对孩子好，对他们的过错和失误宽怀大度，对他们的不合规矩包容忍让，可他们似乎永远顽劣不懂世事永

壮胆让小朋友陪她去，还咬牙忍痛花钱另外买了一小块犒赏她的小伙伴。因为她知道，妈妈就爱那个牌子的蛋糕……

这些点点滴滴，都是岁月里绵密的针脚和感动。再后来，随着渐渐长大，她的零用钱越来越多，花的金额也越来越大，可是制造的惊喜却越来越小。当然她还会给我买礼物，即便没时间买礼物也会亲手给我做张生日卡片之类的，但我已经记不清楚那些具体的内容了。在日日陪读的烦躁、竞争的

压力和升学的焦虑中，我觉得那些纸片、话语和花样都不值一提，她所有花费的心思都是不务正业，我能够看见或者更愿意看见的只是她的学习成绩、她的名次和她即将升入的高一级学校

养育

七夕会

七夕会不大，我们为此恼火而痛恨不已，甚至产生恨铁不成钢的失望。当我们控制不住自己的负面情绪变成面目可憎的魔鬼时，我们早就忘记了生病时她稚嫩的小手关切地放在我们滚烫的额头，忘了下雨的时候她在微信里询问我们是否带伞，忘了旅途中她抢着帮我们搬沉重的行李箱，忘了她老气横秋地叮嘱我们小心开车……其实在很多时候，他们已悄悄地长大，冷静地站在高处，在我们歇斯底里愤怒嘶吼的时候，对我们的无礼和无理一再忍让，努力宽容。

瞧，泰戈尔的《孩童之道》这首小诗早就为他们做了有力的辩护：“只要孩子愿意，他此刻便可飞上天去。他所以不离开我们，并不是没有缘故。”我知道，那缘故就是，因为爱。